



環保 NGOs 的文化多樣性

參加 2014 全國 NGOs 環境會議暨民間環境國是會議感想

文／錢建文（荒野解說員與推廣講師，自然名：心宿二）、
圖／陳要忠先生（荒野台中第五期解說員，自然名：玩不老）

一年一度的全國 NGOs 環境會議於世界地球日前召開，今年由台灣生態學會主辦。看到會議場地外東海大學求真廳的牆面上，掛了許多赫赫有名、「戰績彪炳」的環保團體的旗幟，就見證了環保團體的「多樣性」。

為什麼環保團體也需要「多樣性」？

在回答這個問題之前，我們先來回顧一下當年反對國光石化開法案的過程。有兩個我親身的經歷，在某個團體中，我聽到的聲音是：「環境信託根本沒有用，我們需要的是當地居民的覺醒與抗爭。」在另一團體中，則聽到的是：「在王功餐會中罵總統沒有 LP，徹底模糊了焦點，根本是一種錯誤的做法。」我的看法則是，這兩種策略，都是有意義的。理由是由這些舉動，教育的是不同階層的人民，這就是「因材施教」。在民主法治的社會之中，議題的倡議，爭取的是大多公民的支持。因此倡議就是一種宣傳戰，期待能爭取多數人民的認同。然而每個人的背景不同，資質不同，成長的環境也不同。有的人期望接受學理上詳盡的理性說明，有人則需要簡單明瞭的主張；甚至有人就是徹底的自私自利，只為了圖利自己的企業或政治團體而主張開發，這時就需要有團體施以「當頭棒喝」。有人認為一個人最重要的是「禮貌」，有人則主張要直搗惡人的要害。然而一個人或一個單一的團體很難全能地去教育不同的人民，因此就需要團體

的多樣性去互補所短。以荒野來說，很明顯的，我們針對的對象是中產階級。在這次會議的動物保護專題討論時，講者提到了由於《十二夜》這部電影，打動了中產階級，才使動保議題得到執政者的重視。因此荒野努力爭取的對象是很重要的。但在另一方面，中產階級有可能是比較自私無感、保守而被動的，因此在某些議題上，就需要由不同的團體來激發群眾，發揮草根性的力量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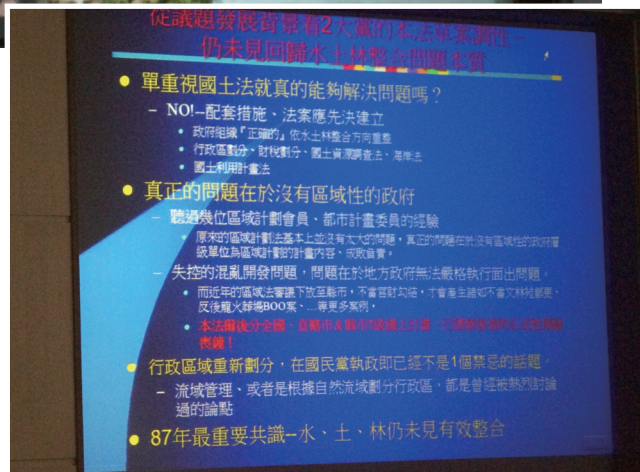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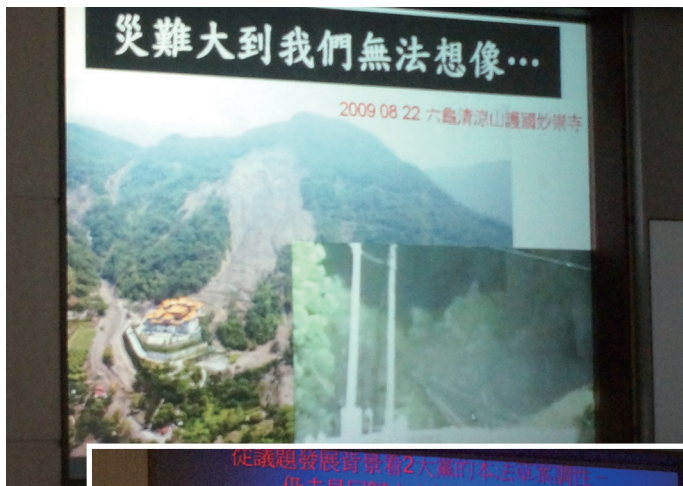
環保團體需要多樣性的第二個理由就是，越大的議題倡議，就需要越多的進行策略，大家分進合擊；例如台灣生態學會的強項是生態學的專業、熱血青年的組織、與社會運動的結合；主婦聯盟的強項則是食品安全議題、龐大主婦群的成員；彰化環保聯盟等在地組織，則能深入地方，進行串聯；彰化醫療界聯盟，以專業為背景進行健康環境的倡議；地球公民協會，組織與議題運動能力強大，在太陽花學運中也發揮了關鍵性的力量；台灣水資源保育聯盟，陳椒華老師長期投



入水資源區的保護；蠻野心足生態協會，運用環境運動中最強大的法律武器，對抗違法行政的政府；看守台灣協會、台灣環境保護聯盟等團體，致力於對抗製造嚴重污染的企業大財團；綠黨以從政方式，努力改變政府；關懷生命協會，二十多年來致力於動物保護。荒野，則是以教育為主，從內心徹底地改變一個人的想法，進行「溫柔革命」。策略與手段的多樣性，倡議才容易成功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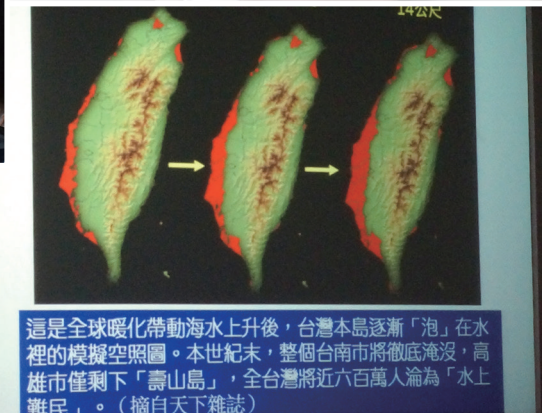
因為對象不同，策略不同，因此各項議題也就不需要一律由不同的團體採取一致行動。若要積極參與各種活動，我個人的做法是參加許多不同的團體。彰化環盟出版了一本《環保弘法師粘錫麟》，粘老師當年在鹿港反杜邦的運動中，就運用了幾十種策略；四百多天後，就成功阻擋了杜邦設廠。當時運用的策略豐富，從全體鹿港居民的基礎教育開始，到戒嚴環境下的「慶祝雙十國慶」遊行，甚至包車到總統府前舉牌抗議。看了粘老師的書，再看到當因若有不同團體或個人之間的「鷹鵠之爭」，就會感到很好笑：環保團體，怎麼會不懂多樣性的價值呢？

我們生態危機的歷史根源



環境保育和生態系一樣，各種議題是息息相關的。就像政經無法分離討論，環境議題與整體政治社會都密切而不可分。因此我還有一個看法，就是我們要重新定義「政治」這兩個字。和我一樣的中年人都念過三民主義，孫逸仙對政治的定義，就是管理眾人之事。中國傳統文化，從政領導人群是讀書人最高的理想。然而在過去台灣特殊的背景之下，許多人由於厭惡政治，決定「不碰政治」（包括我們過去也有「荒野三不」），是可以理解的。就像中國最大的環保團體「自然之友」，我推測現在的他們也需要小心處理「政治正確」的問題。然而台灣已經發展成公民社會，公民參與議題，已經是一種義務，「不碰政治」的說法不復存在；因為「政治」二字的定義，已經趨向於正常國家的定義。以荒野最大的目標「圈地」來說，就是一種徹底的政治主張；沒有政治的運作，法律的訂定，這樣的主張很難實現。在這次會議的休息時間中，有別的團體的朋友向我抱怨，說她自己也是荒野的成員，但是看到我們只有拈花惹草而已；我就告訴她，現在的荒野已經不一樣了，誰說我們沒有積極參與公民社會的議題？我們哪有「不碰政治」？只是用的方式是屬於我們自己的方式罷了，那是因為我們爭取的對象是中產階級。

環保團體無法「不碰政治」的另一個理由是，政治問題是台灣生態危機的歷史根源。我在演講土地倫理的時候，都會提到歷史學家林恩·懷特於1967年在《Science》上發表的《我們生態危機的歷史根源》¹一文，他說的歷史根源為基督教文明的一神論。在台灣，我認為我們生態危機的歷史根源則在於殖民統治者的掠奪心態。要看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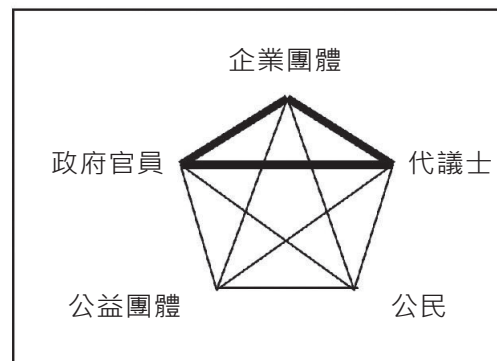


相關論述，可以閱讀陳玉峰教授的文章。因此在台灣講環保問題，若遇到可受教者，最後都必須講到歷史根源，從源頭處來處理問題，才有可能徹底解決問題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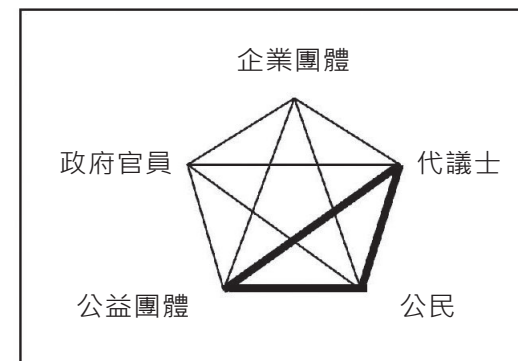
這次的環境會議中，實際上也到處充斥著「政治議題」：空汙總量管制修法、調整土壤整治標準、開放集水區管制、苗十三線開發、桃園藻礁設置自然保護區、公民電廠、開放賭場等，都可說是需要運用各種團體的各種策略，來共同努力解決的「政治問題」。

參考資料

1. The Historical Roots of Our Ecological Crisis. Science, 1967, 155:1203-1207.
2. 陳真，你吃飽太閒嗎？
<http://www.lihpao.com/?action-viewnews-itemid-99255>
3. 吳宗憲，道德政策理論之應用：台灣寵物管理政策之個案研究．行政暨政策學報 第五十四期 民國一〇一年六月 第 121 ～ 164
http://120.126.122.251/ntpu_dep/user_file/001528.pdf



管制政策鐵三角示意圖



道德政策鐵三角示意圖

資料來源（取得作者同意轉載）：台南大學行政管理學系吳宗憲助理教授